



炖肉：过年的标志

□ 白桂云

炖肉在这里可以当做名词，表示肉的状态，也可以看成一个动词，表示怎么烹制肉。我小时候儿，说到炖肉，甭管是名词还是动词，马上就会想到过年，大米饭炖肉是过年的标志。

姥姥负责炖肉，手艺超强；姥爷负责买肉，多多益善。姥爷是一个能干的铁路工人，退休以后仍然兼职了一份工作，所以每年春节买肉是姥爷的事儿。每到买肉的时候，姥爷都会戏谑地说：“咱们都是属瞎的，就往肉上盯吧。”

过去买肉凭票购买，每人每月供应半斤，春节略有增加，是平价的，就是国家规定的价格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忽然听说市场上来了一批猪肉，不要肉票。姥爷背上一个大布袋就赶紧出了家门。这个消息不是传言，肉是真的，只是价格较贵，叫做议价。那一年，姥爷陆续买了三个后臀，直让我们吃得 not 亦乐乎。

我小时候冬季爱得病，尤其是爱咳嗽。有一次我又感冒了，没有悬念地咳嗽，久治不愈。姥爷姥姥不知道还用什么办法治，只好哄着我多吃饭。一天晚上，姥姥炖了一碗肉，姥爷看我咳嗽得厉害，不停地招呼我：“吃块儿肉，咬口饽饽，压咳嗽；吃块儿肉，咬口饽饽，压咳嗽。”就这样一小碗儿炖肉被我吃了个底朝天。咳嗽治好没治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鼓励我吃饭的姥爷差点惊掉了下巴。

过去我知道的炖肉一般有三种，肘子、花椒肉、方块儿肉。炖肉很讲究方法，我不掌握，但是炖好的方块儿肉，我知道怎么在碗里码放。方块儿肉现在的流行

语好像叫小炖肉，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就沦落成了“小”，猜想它和花椒肉、肘子比起来，可能它的用料更随意一些，那两种肉，也许都是大炖肉。方块儿肉现在很少有上桌的机会了，但是我小时候儿，春节如若宴请亲戚朋友，方块儿肉那也属于一个硬菜，虽然不像现在的花椒肉那么讲究刀工，但是也必须切成正方形的块儿，这样，码放在碗里才会均匀、紧密。

码放方块儿肉也是一个技术活，但是我会。姥姥每次炖方块儿肉的时候，都会把肉切成正方形的小块儿，非常齐整。炖方块儿肉看似用料随意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它既需要肥的，还需要肥瘦搭配的，因为碗是有弧度的，切好的肉块码放在碗里以后，碗面应该是平的，这就要求肉块儿长度不一样。摆放在最中间儿的，肉块儿要长一些，然后依次到碗边儿，肉块儿的长度会按顺序短下来。最中间的一块肉，一定是瘦肉最多的，因为肥肉膘再厚，也没有一个碗的深度那么厚，所以它必定是要连着一块瘦肉的，而到碗边儿的地方，长度要求则短一些，甚至一块捎带一点肥肉的肉皮就能符合标准。

方块儿肉一般的家庭都会炖上几碗，放在一个不动烟火的屋子，盖上一大张包装纸，以免落上尘土。等到有客人来，或者是除夕那天，用大锅蒸上几十分钟。蒸完后，在码放着方块儿肉的碗上面再扣上一个大碗，用双手把两个碗按住，翻转180度，码好的方块儿肉就到了大碗里，每块肉的皮都朝上，看上去是半个圆球的样子。

我因为会码方块儿肉，所以知道哪一块肉瘦肉多。有一次，桌子上摆上了一碗方块儿肉，大家还都没有动筷，我就一筷子把中间的那块肉夹了出来，有肥有瘦，吃得非常过瘾。多年以后，我还对那半个

圆球被我从中间挖掉一块的情景记忆犹新，只是常常会泛起一丝不好意思。

后来妈妈继承了姥姥的手艺，成了炖肉的行家里手。妈妈有一个学生，我叫她姐姐。她结婚以后，经常携带姐夫来我家拜年，每次春节都要吃上半碗妈妈炖的方块儿肉。然后借用他孩子的口吻评价说：“姥姥炖的肉真好吃！”年年如此。有一年，妈妈身体不舒服，我主动把这个活儿揽了下来，按照妈妈告诉我的程序炖出一大碗方块儿肉。但是我炖出来的肉，姐夫只吃了一小块儿，就撇着嘴不屑地说：“你炖的肉和姥姥的比，差远了。”我嘴硬地说：“妈妈教的，就这么炖，妈妈也是这么炖。”姐夫说：“你炖的就是没有妈妈炖的好吃”。

被姐夫的评价打击之后，我一蹶不振，从此我就放弃了这份追求。

这两年因为疫情，我们不再出去吃饭，一商量年夜饭，妈妈又想起了炖肉的事情。“还是得炖点肉吧？”妈妈像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和我商量。“你还能炖吗？”我问妈妈。妈妈说：“还能。”可是我很心疼妈妈，也很想把妈妈的炖肉手艺继承下来。我谦虚地跟妈妈商量：“我来动手，你来指导，好吗？为什么我炖的肉就不如你炖的好吃呢，你在旁边指导我。”妈妈答应了，从洗肉这个环节教起，然后锅里放凉水，放肉，开锅后撇去浮沫。看着浮沫来回聚散，我对妈妈说：“这个沫子撇不干净，这锅水不要了。”妈妈说也行。从锅里捞出肉抹上糖色，切成小块儿……我按部就班地操作。妈妈忽然问我：“你烧开水了吗？”

“烧开水？干什么？”我问。“煮过的肉再炖不能加凉水，这时候加凉水，肉会把油凝固在里边儿，这样就会很腻，吃肉的人就吃不进去了啦。”妈妈说，过去地主老财每到过年犒劳长工的时

候，都是用这种方法炖肉。长工们看着大碗里的肉，欣喜不已，可是没有吃两块儿，就会感觉油腻腻的难以下咽。

我不知道炖肉居然还有这样的讲究，听了妈妈的话，心头一热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于是我赶紧烧水。忽然想起，过去姥姥炖肉都是在白水煮肉的时候撇去浮沫，把煮肉的水留下，炖肉的时候再加上，原来取的是里面的温度。

按照妈妈指导的流程，依次炒色、加入佐料、倒入开水，沸腾之后，改用文火，足足炖了100分钟，然后才出锅。

刚刚出锅的肉，热气腾腾，本来还想像原来一样把方块儿肉码好，变成一碗正经上桌的硬菜，可是现在的碗和过去的碗已经大不一样。过去码放方块儿肉的碗弧度都是45度角以下的，现在的碗弧度大部分都是75度角以上的，无论如何也没法儿摆放出那样的形状，只好作罢。

恰巧妹妹的儿子也来吃饭。他把鼻子凑近盛肉的碗闻了闻，马上喜上眉梢。可是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就退出了大口吃肉的行列，我知道那是因为过去肉类食品匮乏，她为了让老人孩子能够多吃一些，才养成了几乎不吃肉的习惯。现在猪肉已经放开供应，想吃便可尽吃，可她却始终不肯朝肉碗移动筷子。全家人轮番劝说，仍然没能让她吃下一块。为了不让我们继续做她的工作，她索性找了一个理由说：“我觉得这肉不香。”一听这话，我非常沮丧，难道我还没有尽力？不料外甥插嘴说：“那我吃吧，我觉得很香。”外甥的话让我很惊喜。我严肃认真地追问他一句：“这肉炖得真香吗？”外甥说，真的很香。为了表示他说的是实话，又接连吃了两块儿。“哦，”我这时候悬着的心一下落了地，“吃吧，吃吧，这肉我就是给亲人炖的。”

母亲的“缝年”

□ 艾立起

翻过来再用，是“新翻的”，翻过一次的称“翻头槽”，翻过两次的称“翻二槽”，依此类推；掉色严重的罩衣，再放进锅里，用染料染一遍叫“新浆的”；大孩子的衣服拆开，剪去破碎的边缘，做成的衣服给小孩子穿，是“新缩的”；亲戚家援助的衣服则是“新捡的”。每年一进腊月，母亲就开始盘算，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，既能做到物尽其用，又能保证让每个孩子们各得其所。大哥二哥，下地干活，衣服面料讲究结实；三哥四哥，到外村上学，衣服要整洁美观；我们这些小孩子，整天穷耍疯淘，即便有好衣服也穿不出好样子来，所以只能拣“剩落儿”。

“缝年”充满了母亲的艰辛。母亲“缝年”，离不开三件宝——煤油灯、蓝包袱、裂口药。我小时候，煤油还是紧俏商品，

按户凭本供应。我记得是每户每个月半斤。在“能源”极度紧张的情况下，母亲只能将灯捻剪短，灯火像黄豆粒那般大小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母亲常常一坐就是一个通宵。直到大年三十儿的后半夜，我们一觉醒来，发现她老人家还在不停地缝啊连啊。母亲映在土墙上的剪影我们是那么熟悉，那么难忘！蓝包袱是母亲的百宝囊。里面有叠夹着一家人的鞋样子的“百科全书”，有为全家人备用的纽扣，大小不一、色彩斑斓的“零珠碎玉”；有为打补丁、做装饰用的丝条布块；还有备用的针头线脑。蓝包袱珍藏着母亲的人生，关联着一家人的希望。最让人痛心不已的是裂口药。由于反复地接触水、碱性洗涤剂，母亲每年冬季手指都裂口子。在做针线活时，是大拇指和食指的顶部裂开的口子，

随着手指的运动而一张一合，钻心地疼。对付裂口，母亲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用裂口药。裂口药呈小棒状，长如小指，粗若筷子。将其在灯火上烤，再将熔化的粘稠状物滴落在裂口处。随着“滋”的一声响，滚烫的药滴落下来，裂口边缘冒出一股肉皮的焦糊味。裂口药凝固后，裂口被封住，再干针线活，手指就不疼了。滚烫的裂口药滴在母亲的手上，疼在儿的心上。

除夕之夜，母亲房间的灯光与新年的日出实现了“无缝对接”。大年初一，全家老少穿戴整齐，走到街上，拥在人群里，走家串户去拜年。我们的身体里，流淌着母亲的血液；我们的衣裳上，凝结着母亲的爱心。

“缝年”，艰苦岁月里母亲留下的一曲难忘的歌。

腊月里的乡村

□ 余晓辉

家，临出门勾手相约再玩，相约放炮仗，相约去赶集，相约着许许多多的小秘密。

腊月里的乡村是忙碌的。三星正南，就要过年。乡亲们忙碌是锣鼓点儿催促着的。男人们要趁着年根儿，把家里的农产品置换成钱。有的追集卖湛青碧绿的包尖大白菜，有的出栏圈养的大肥猪。抓猪，称猪，算账，一群肉墩墩的家伙换来了一沓厚实的钞票。钱没捂热乎呢，就飞向了集市上的鱼啊、肉啊、干鲜果品和时令蔬菜。肩挑的挑，手抬的抬，还有的用摩托车把、自行车后托架搬运回来。年货的置办上，既要精打细算、货比三家，又要消耗男人们的体力。集市上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买到称心划算的，婆娘未必夸赞。买到砸手货，媳妇的唠叨一定有她的道理，实在不行换换去。女人们的心思细，公公婆婆要做两身换洗衣服，孩子的鞋子要换双新的。菜窖的白菜该打理了，过年待客还得杀几只大公鸡。心疼总归心疼，犹豫已不能再犹豫。给自个的爷们做的厚棉裤不知道合不合身，想起毛手毛

脚的他，脸上不禁罩上一层红晕。女人收拾完屋子，又开始扫院子，放下耙子就是扫帚，过日子过的就是个奔头，人活着就得活出个精气神。尘烟弥漫中，乡里乡亲匆忙的脚步叩响着村子，敲击着临近春节的日子。

腊月里的乡村是喜庆的，香气四溢的。玻璃窗上贴着红艳艳的窗花，有“喜鹊登枝”“连年有余”等等，简陋的窗子也变得生动明亮起来。精神矍铄的老婆婆坐在炕头上，叠叠裁裁，剪刀上下翻飞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小动物栩栩如生，花花草草姹紫嫣红。大花猫拱在老人的腿边，蜷成一个圆球。堂屋间的儿媳罩着头巾，大锅翻炒着花生、葵花子、南瓜子。灶膛里的麦秸“嗤嗤”地燃烧，火苗舔上锅底。小火慢烧，香气一股股冒出来，拧成一团，钻出屋子，冲向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上的喜鹊窝。东邻的二姐送过来刚出锅的粘豆包，甜甜软软。西院的嫂子隔着墙头递过来一碗花椒肉，肉片齐整均匀，油花点点。香喷喷，热腾腾。邻居们吃着瓜子、花生，

谈笑间开始了保媒拉纤，当起了红娘月老。不觉间，一帮孩子蹑手蹑脚来偷听，大人吆喝一声，孩子们扮个鬼脸，举着糖葫芦嘻嘻哈哈跑开。

腊月里的乡村是守望的。父母扳着手指头计算着孩子回家的日子，美味佳肴中，孩子的最爱才是主角。出门在外的游子也恨不得一脚路回家里去，躺在热炕上，肆意地伸开腿脚，任父母慈爱的目光一遍遍在身上拂过。小孩子收拾好自己的烟花，鞭炮，小红灯笼，心情就像大铁锅里煮熟的一大锅白胖胖的饺子不住地翻腾，那期待就像点燃引线的“大地红”挂鞭一样清脆作响。守望就如一场温馨的约会，村庄一手牵着家，一手擎着你所有的记忆使劲摇晃。那双眼凝望着你来的路，于是归乡的脚步变得急促。大家都在守望，守望着大年夜的到来，守望着幸福和团圆，守望者辛苦打拼一年之后对自己和家人的犒赏。

腊月里的乡村，春意浮在乡亲们的脸上。年味浓了，心已高歌。

漫谈春节文化

□ 王东宇

春节文化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乡村文化，中国是农耕社会，城市兴起的时间毕竟不长，而且始终带着乡村的胎记。从逻辑上推演：要想认识春节文化，得从乡土文化开始，走进乡村，去深入了解过年的民俗。

沉浸在乡村的春节氛围中，你会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生命力。绵长的历史质感与文化风韵，长久地温暖着人们的心灵家园，穿越岁月风雨、时代变迁之后，在新文化中得到再生。春节，中国传统的民俗大节，在中国历史上传承达数千年之久，可谓最古老、最普遍、最重要的佳节。

春节美食是仪式饮食，有的是敬神，有的是祭祖，这些习俗源远流长。行为上讲究，是强调全家围坐在一起吃节日食品。从观念上说，春节饮食讲究多，如除夕的年夜饭，从准备材料到吃，一道道手续，大都有象征意义：如包饺子的人，要把皮和馅都剩一点，称“留余头”；做菜要有“鸡”和“鱼”，标示吉庆有余；烧菜要有芹菜，表示一年勤快；上菜要上十二种，表示对来年十二个月的祝福……

春节，新岁之首，万物发生，人们认为此时是“人道报本反始之时”，对祖先祭祀十分看重，或行家祭，或行墓祭。拜祭祖先的过程，也是家族人伦关系维系强化的过程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家人鸡鸣而起，“长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贺。”以次拜贺，即按尊卑长幼至祖宗神位前依次祭拜，然后依辈分向家长贺年或互拜。拜年是岁首的主要活动，人们在度过旧岁迎来新春之际，互相庆贺，以祝新生，亦隐含了人伦关系再造的意义。民间人们以拜年的形式更新家族、乡邻的伦理关系以及与神灵的关系。节日聚会聚餐娱乐调节乡里社区关系，通过节日聚会、节日游艺、节日互访，缔结、调适乡邻、社区、团体等诸种社会关系。春节拜年活动，一般年初一、年初二是家族内的拜贺，初三之后，拜邻里、亲戚、朋友，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。

我曾任山村乡镇任副乡长，为了营造春节时的山村文化氛围，引导村民过祥和有意义的春节，我协调县文体局，请县评剧团送戏下乡，去老庄户村慰问演出《花为媒》，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，群众非常满意。当时，村民与演员互动，感受到政府的关怀和生活的幸福，过了个文化年。玉田县评剧团非常有实力，培养出了国家一级演员、梅花奖获得者张俊玲和著名歌唱家于文华……这是最早送文化下乡的雏形。为了培养村民忙时务农，闲时从艺的习惯，积极传播向上的文化，用文化滋润心灵，激发村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，我与村里商量组织秧歌队，元宵节参加各村的展演，村里的文艺骨干都积极参与。村里组建的秧歌队，走街串村演出，融入到节日里。

元宵节是春节过后最热闹的一天，处处欢歌笑语，那种喜庆的场面让人沉醉其中。家家煮元宵，吃汤圆，寓意亲人团圆圆圆。户户挂红灯，散灯花，期盼日子红火红火。散灯花是把纸裁成许多火柴盒大的方块，用灯油蘸了，点燃后放在门墩、猪圈、磨坊、碾棚和没有光亮的角落里，希望来年日子红火喜庆。这天的村唱戏，有的村演出花会，有的村除了在本村演，还在外村换戏或换会，你到我村演几场，我到你村演几场。有的村跟许多村换会，千百年来延续了农耕社会的文化交流。这天晚上有多道花会演出：小车会，高跷会，狮子会，龙灯会，竹马会，中幡会。锣鼓声，鞭炮声，喝彩声，欢笑声通宵达旦，把春节的欢庆活动推向高潮，乡村元宵节的壮观场面和瑰丽的景色令人陶醉！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乡村具象的春节文化，追溯春节文化的渊源，那是历史上的家族文化的丰饶与扩展！

在乡村，元宵节过后，昭示着过年结束，年味散尽，走亲访友暂告一段落，开始春耕大忙，谋划来年生计，真正走进春天。风转暖，抚摸着脸颊，风琴飘满天空，春意荡漾，生机盎然。杨柳发芽，绿意朦胧，介于似有似无之间，一句唐诗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概括得准确到位！元宵节是道门槛，里边关闭沉睡的寒意冷冽的冬天，外边流动奔跑着春天无边的光景。历代骚人墨客为之搜索枯肠，留下不少的佳句名篇，给人以美的享受和乐的满足。

春节文化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，彰显文化自信。文化、文治教化，文治也就是礼治，利用礼乐教化提高人的修养而守规矩。在乡镇工作的日子，我通过开展多元的春节文化活动，调动各方参与，化解各种矛盾，完成工作任务，展示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。乡村文化振兴是春节文化的延伸和扩展，是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的必然要求。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，为乡村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，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强的文化根基。

